

艺术家万岁

YISHUJIA WANSUI

艺术家万岁

崔子恩 著



J03/6

艺术家万岁

崔子恩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62344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家万岁/崔子恩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2

(贝贝特艺术馆·艺术散文书系)

ISBN 7 - 5633 - 4374 - 1

I . 艺… II . 崔… III . 艺术家 - 研究 IV . J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576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保定市印刷厂印刷

(保定市西二环江城西路 邮政编码:071051)

开本:880mm × 1230mm 1/32

印张:7.75 字数:151 千字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 ~ 7 000 定价: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自序：世外人生	1
抚触之下	3
天赋之上	17
格调之内	37
境界之巅	50
灵智的苦涩	69
品质之光	91
天才之间	108
青春与自杀	132
童真几何	143
脆弱向坚忍迈进	157

2 艺术家万岁

独行记	171
欢乐颂	181
流浪记	191
死亡主义	201
唯美主义	212
在人类	225
跋：世俗写作的终极意向	228
参考文献	231
关于作者	235

自序

世外人生

轻轻松松、沉沉重重地走过许多旅程。倘若取大远景蓦然回顾，景色深处，原始的生命形象便会改头换面。从官能经验的立场出发，他力图以文字的形象留存往昔景物的古远状态和经典光焰。

现如今，世纪的风尚正以激流汹涌的方式从他的头上、脸上、身上、胯下席卷而过。静静地站立着，任浪潮凌空劈下复迅疾远去，他领略着信念和孤军奋战的滋味。几乎难以置信，那个苍白柔弱、多愁善感的小主人公，已于一夜之间长大成人。岁月使他在长而又长的人间游戏中，忘记了市嚣和浊念。用文字，他为自己建造着世外人生的城堡。他想用它使现实成为堡垒之外的幽灵。

每个人都须为自己出演的角色付出血泪。尽管，生活戏剧的规则偶尔准许赊欠。他总是浑身披裹着幼稚得近乎荒唐的丑角装束，站在世内人生的侧幕边。看着自己在荒古的舞台上、缤纷的舞阵中留下的阵阵身影，他的脸上会绽放出几分酸涩、几许嘲弄的惬意表情。在并不欢乐的心情里，他洋洋自得。

世内人生的城市虚掩着正门。门缝中泻下几道缭乱的光线。寂静中,门内的争吵与喧哗愈发清明,愈发显出本有的喜剧色相。人们正在为仍旧活在世内或活跃在世内而欣幸不已。他则徜徉在布景般的街头,让月光冷冷地洒在记念忆想的墙头上。

观念的种子从墙脚萌探出身躯。

他想歌唱。然后,在歌声兴起的时刻骤然沉默。他以孩子气十足的戏剧方式,考验着自己承受戏剧势力压迫的才能。

他怀着近乎甜蜜的疲倦,仰卧着看见一具熠熠生辉的事物在向不断地飘临。他看见他。然而看不清他的形体、他的意向。他想追赶他。他飞近,复向远方飞去。他或许就是他曾经是未来的过去,在向他表示未来成为过去、过去又成为未来的时间方式。

攀缘着新世纪簇新城堡的石梯,他爬上顶层。

一只青皮色的竹笈沉甸甸地压在光亮的边界上。他看到几个地球汉字:世外人生的童年。它们像土产品上的一帧草纸标签,朴质而安详地贴在竹笈的正中间,以纵的方位。他走近前,蹲下来,轻轻地吐着气息,想用感官的气息将往昔的饱满墨迹吹干。时光沿着竹笈流贯,在书笈中存留,在字里行间变黄,如同秋天在树叶上显现颜色。

走路的游戏依然在持续。只不过,他看到的是自己在苍茫的舞台上、波涛般的舞阵中跨跃着扭动着的身影。把用来握笔的右手拇指和食指插入唇中,运足气息,他想冲他发出一组明净的唿哨。可是,没有回声。

抚触之下

凝望世界深处的时候，我会看到一双纤长的手，经过一切事物的上面，像行进者找到了宿营地，交叠在一起，陷入了沉睡般的深思。它是那么高贵而沉毅，敏捷灵动而又神秘幽暗。在抚摸中，世界的每一分欢乐和痛苦，每一次更迭和变迁，每一种苦难和爱情，每一环进化与回归，都触电一般通过它的神经，传达到它所隶属的心灵。它同心灵一齐惊颤、波荡与静观。它又代表心灵伸向俄耳浦斯的竖琴，把它所抚摸到的世界传递给琴弦。于是，世界的形象和本质便注进琴声之中，有了一个新的宇宙——艺术的宇宙。

这抚摸世界、感受世界、思索世界，又为世界创造了一所新居的手的主人是谁？

我想，那一定是一位既长于感觉又善于思想，既能再现又能表现，既有激情又有哲思，既会沉溺又会感悟，既具备倾听者的素养和专心又具备恰如其分地诉说心事的才能的人。他拥有一个宇宙，因此才能在他自己的宇宙中完成无数次星云际会，把一颗颗崭新的星球，挂上人类文化的夜空。

由他的双手缀上天空的星斗，被人们称为艺术。因了它们的闪烁、深湛和清幽，也因了它们的真实、质朴、善良和与世无争，人们给它们起了“艺术”这个挺美的名字。其实它们自己并不知道自已叫“艺

术”，它们只想眨着眼睛，把心里的笑和泪挥洒出来。它们的笑和泪都具有一种永恒的性质，千年万代地悬垂于历史的旷野之上。

生活是一串串连锁反应。有了科学便有科学家，有了历史便有历史学家，有了政治便有政治家，有了艺术便有艺术家；或者是有了科学家便有科学，有了艺术家便有艺术。我想前一种叙次更接近真实。因此我说：创造了真正可以称为“艺术”的物的人，便是艺术家了。

“艺术”的物，即艺术品，无不具有丰富的内涵。这内涵中，有情感的、情绪的因素，有感觉的、直观的因素，更有思想的、哲学的内容。

当我与艺术的物融为一体的时候，我已不知是艺术把我吸入它的体内，还是我进入了它的魔界；我已分辨不清哪些是人们经常谈论的技巧或技术，哪些是“美”或可以制造所谓“美感”的基素。我只是被一股近乎突如其来的力量推进、摇荡，像在月下星下飞掠而过，如深深地沉入无底的黑潭，亦似浮上千佛之殿。应该说，我体验了一种奇妙，一种神秘，一种激荡，一种宁静，一种沉默的威力和运动的尊严，我体味了“美”。

什么是美呢？谁会说得清美的模样呢？诗人里尔克说：美不过是逼肖的物；“人们可以在那里面认出他们所爱的、他们所畏惧的和这一切中所有不可思议的”[《罗丹论》，51页]。这“逼肖”二字，包容了美或艺术的全部奥秘。显然，它不仅在外形的光、影、状态上逗留，也不停滞于模仿自然或人类生活中的千姿百态。逼近，逼近，而又惟妙惟肖于世界上的瞬息万变和万劫不朽，惟肖惟妙于世界的缺憾、精美或粗朴、永恒与壮阔，逼肖于生命和运动的本质。这便是美或艺术的真谛。

对于同一种色彩、同一种美味，不同的人，不同时代的人，都有不

同的把握、理解和欣赏的角度。对于生命和运动的本质,对于自然和人类的本性,每个思想者都会用自己的个性去把它们照亮。艺术家作为思想者群伍中的一团火焰,不仅要照亮世界的实质,而且要娴熟于这样的工作:在最恰当、最微妙的时机,把这个本质引渡到他的作品之中,让“美”莅临于他的艺术作物的根须与叶尖。

艺术家似乎早已准备好金钵,并掐指预测出甘霖降落的情形与时机,只需举手之劳,优美的旋律,富有生命魅力的色彩和线条,铿锵辉煌的诗句,精彩动人的画面和主题,便纷纷落入他的作品之中,闪闪发光。莫扎特的歌剧,贝多芬的交响乐,罗丹的雕塑,李白的诗歌,莎士比亚的戏剧,托斯卡尼尼的指挥棒,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仿佛都是“天赐”之物,“天意”指引他们摘取了艺术的花冠,让芬芳弥漫他们的作品。

事实果真如此吗?倘若事实果真如此,“天意”为何独独对他们青睐,而不肯惠顾其他成群结队的从艺之人呢?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大海与小河,比较一下沃土与瘠壤,比较一下飞鸟与昆虫,便会发现:内涵的不同,本质的不同,决定了它们的状貌、本领和出产。同样,内涵的、本质的差异,在肉眼看不见的内部便已决定了真艺术家与伪艺术家,决定了他们所能创造出的艺术品的真赝。艺术女神的脚印,只会印在艺术家的真品所构造的土壤上。

那么,艺术家的本质是什么呢?或者,艺术家在本质上是怎样一种人呢?

最好的答案已由艺术家本人写进他的作品,再没有比艺术品更能昭明艺术家的本质的“话语”了。

在中国美术馆的东展厅里，“法国艺术展”中的一尊雕塑，使我流连忘返。我无法从他身边走开。他仿佛刚刚从沉沉的长眠和五彩缤纷的梦中醒来，警觉的面孔微微仰向长天，半睡半醒的眼睛和微张的双唇，一边回味着史前的混沌和神秘，一边配合着秀挺的鼻翼歛向现实与未来的空气。他的耳轮同他的面孔一样，在回想与惊觉之间倾听着原初，也倾听着人世。从拳曲的发梢到足尖，从举起的手臂到将迈出的右脚，没有一个细胞是多余的，没有一处皮肤不充满了生命的力量，没有一块肌肉不进射着“醒”的痛苦与欢乐。他怀着梦又面对着严酷的现实；他开始行动，不再昏睡，但还没有消尽睡意和迷茫；他仿佛都能改变一切、创造一切，但还是把右手放在头顶上，预感到一阵阵劳苦，又难以预料前行的结局；他的饱满的、如成熟的果实的性器，严肃地守着童贞，又不安地期待着风和光的轻抚；他的健美的身体，举托着他充满梦与思想的头颅，开始了漫长的、没有终结的跋涉。这塑像，这题为“青铜时代”又题为“原始人”的雕像，不是我们人类的象征吗？——睡与醒，梦与现实，思想与行动，回忆与向往，痛苦与欢娱，纯洁与欲望，生命与生命的回归，跋涉与前路漫漫。它把人类的史前与史后，把过去与未来，把历史与现实，把前进与复归，联系起来，又透彻于形象身上的每一片光亮与幽暗之中。

罗丹不是塑造了一个模特儿的姿势和表情，而是在这独一无二的姿势和表情中刻写了人与人类的历史和预言。我久久地站立在这伟大的历史和预言身旁，忘记了一切，又更深地想念一切。

在贝多芬的《欢乐颂》里，激扬着生命的热情、渴望，奔突着对庸俗和烦恼的高度蔑视与超越，凝聚着崇高、豪放和信念，同时也沉积着无

声的沉睡和痛苦——在欢乐的深处。它洋溢着雄浑的、磅礴的、不可摧毁的力和勇敢；只有勇敢和伟大，才能涌出如此欢乐的潮汐。也没有人能够排斥这乐章中深厚的情感、思想，甚至是哲学的内涵，没有人能够解释这内涵而不使它受到损害。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长江的潮水和潮声，漫过了诗句的沙粒；月辉正从诗行中悠悠泻下，洒在我的睫上、脸上。万古江流，万古明月，与易逝的春夜、易退的潮水同现于一幅画面，便把宇宙的有限和无穷、可见和无形、短暂和永恒，把宇宙的深奥莫测注入诗的世界。沧海桑田，人世倥偬，花林似霰，但人间的相思和爱恋却如年年相似的江月清华，“玉户帘中卷不去，衣砧上拂还来”。江水流春，人生代代，似乎都无法阻止人之至情、人之相思长驻江滨。春的美好而短暂和人生的美好而短暂，江水的绵长和人类历史的绵绵不绝，明月的万古常新和男女情爱的万古不移，交织成一部宇宙与“人”的哲学——生灵和自然的本质已像冰山浮出水面，人类特殊的精神面貌似冰山旁的不系之舟，由于自然和生灵的冰光的烘

托,开始从烟与雾的灰蒙中走出。

细细寻察和体味艺术作品(无论诗歌、雕塑、绘画、戏剧、舞蹈、电影),我嗅到了隐藏在它们深处的艺术家身上的气味:混合着原始洪荒和未来更广漠的洪荒的气味;掺杂着本初的生物性和被历史提高了的人性的气味;糅合着流浪汉的博闻广见和思想家的深思熟虑的气味。他们仿佛遍历了蛮荒和文明,生界与冥界,过去与未来。他们每一位都有自己的哲学,都有独到的对生命、人类、自然、宇宙的探寻和结论。

邓肯经过长久的观察和思考,得出万物的运动都呈波浪之形的结论,并依此创造了她的舞蹈的基本动律。她像所有艺术家一样,“善于从那些令人神往的事物,从大自然的奇迹、神话和古老的象征艺术里发掘其内在的感情实质。她以高度的思辨力加以观察,以精细入微的敏锐感受力加以体会,又以天才、以那不可估量也不可思议的创造力给它们以有形的体现”[谢莫斯·奥希尔,《艺术家伊沙多拉·邓肯》,见《邓肯论舞蹈艺术》,32页]。

毫无疑问,艺术家以精细的工作来把所见、所思、所梦、所悟化为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他们必须在他们的行当内有高超的技艺,这技艺没有一个细节不是长时期的、艰苦打磨的成果。艺术家们都是一些能工巧匠,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能工巧匠都是艺术家。这个事实提醒我们少走弯路:本质,包含着能力、才华和技巧的因素,但毕竟不只是单纯的才能或技艺,正如苹果的本质包括色、形、味,但更主要的内容在于肉质和营养素的特殊构成。

宇宙把自己推荐给每一个人,可能够把宇宙接纳到自身内部的人并不多。艺术家是那些接受了宇宙的自荐,又把怀着这宇宙秘密的自

己推荐给更多公众的人。他像祖先的精魂，又像人类最后一代人，面对着无穷无尽的苍穹，背负着谜一般的、瞬息万变的、梦一般的生活，表现了人的恐惧、痛苦和勇气，表现出一种大义凛然，一种对命运的濛濛鸿般的先知和迎接这命运降临的宁寂与超然。

他如思想家，早已熟谙并透视了社会、历史以及生活的脉搏。对世情人性、英雄与小人、勇毅与懦弱、丰富与贫乏，对于时代的氛围及其来龙去脉，对于社会的动荡、风雨、倒退或进步，他的心就是报春的燕子，就是知秋的黄叶。

他如哲学家，以一种高旷的宁静的姿势，置身于“世外”，仿佛成了人与宇宙相契合的一个点，让“人”的血液和宇宙的血液通过那无边的心灵交流在一起。世界的本源，宇宙的实质，人的本性，生命的归宿，死亡的境界，有极和无极，可知和不可知，都融入他这静观的姿势里，化为他的生命和歌声。

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家、哲学家，在本质上，他是思想家也是哲学家。不过，他是以艺术的方式对社会人生、万物万灵，对永劫不灭的宇宙进行凝视、沉思、感悟和表述的思想家、哲学家。他把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感知铸入艺术，赋予艺术以灵魂，并带着这艺术进入更高的精神圣殿。艺术以它永恒的忠诚，回报艺术家的挚爱和劳苦。它为艺术家灵魂的朝阳准备好早晨、空气、青天和大地，使那太阳与人类成为亲族，把温暖和光明传递到另一个世界——生活的世界。

尼采在论及瓦格纳时曾说过：“可曾有人发现，音乐解放精神，为思想添上双翼？一个人愈是音乐家，就愈是哲学家？——抽象概念的灰色苍穹如同被闪电划破；电光明亮足以使万物纤毫毕露；伟大的问

题伸手可触；宛如凌绝顶而世界一览无遗。”[《瓦格纳事件》，284页]艺术家的思想和哲学，不是沉埋在论述和抽象的概念里，而是托举在充满雪崩渐融之声、花香草香之气、日月星辰之光、虹霓霞晖之色的形象上。

艺术家似乎更珍视他内心世界的财宝，他不肯轻易把它们抽象出来、裸裎出来。他尽量把形象的血肉之躯创造得丰满而结实，尽量滋养这躯体的纯洁与完美，使内心的灵泉渗透于丰富的艺术细胞和敏锐的艺术神经之中。在这里，思想得到了保全和无限循环，它通过血肉之躯的磁力吸引飘行世间的灵魂，又以一种近乎肉体之电的激情，使那些灵魂为之战栗，为之倾倒。

面对苍天和苍生，谁能说思想和哲学只是表述出来的定义、概念或范畴呢？谁又能说有形的物体本身不是一部思想录、一部哲学经典呢？艺术家发现并发掘出物——形象的思想功能和哲学本旨——唤醒它的沉默，输入他的精神，让音乐、造型、色彩和线条、语言文字或蒙太奇把哲学完好地储存，生动地体现。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形式才至关重要。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那形式不过是一块最适合于他的“电影”外景地，早已存在，只待他千辛万苦地去找。

老托尔斯泰曾说，谁若询问他的作品主题，他就必须从头至尾把作品重讲一遍。罗丹曾说，他至少要费一年的唇舌才能把他的一件艺术品（无论大小）形容尽致。大师们早已意识到艺术作品内涵的渗透性和丰富性；或者在他们选择艺术这一特殊“物”来承纳其全部哲学的时候，便已明白只有这样的“物”而不是别样的“物”，才能表现他们独有的情感、思想和宇宙观。世界上除去那些富有哲学意味、宇宙气

息的事物,还有什么需要托尔斯泰那完整性的要求和罗丹那深刻性的观念呢?

夜空的深邃不源于一朵星光,火焰的美丽也不等于引起它的一点星火,艺术家的圆中有无数直径线或半径线,只有一点思想的艺术巧匠也并不是艺术家。一片火光,直冲牛斗;一声霹雳,直透寰宇;一派笙歌,直构成一个国家——艺术的精神,必须这样辽阔,这样浩大,这样有力,这样明亮;不然的话,他凭靠什么去把生活的海洋凝炼到一只艺术杯盏中,他怎能以渺小的身躯去同无边的宇宙拥抱并听它诉说它的空漠和精凝呢?

艺术家的光辉代表者之一贝多芬说:“思想之国是一切国家中最可爱的:那是此世和彼世的一切王国中的第一个。”[罗曼·罗兰,《贝多芬传》,见《傅译传记五种》,149页]这思想,不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核心吗?说到底,思想的穷人若能创造出具有博大精神的艺术品,天地也便可以颠倒了。真正的艺术家从不轻视那无形中驾驭着灵感和技巧的思想雄风,他把娴熟而超绝的艺术手段交给这风,任它撒向作品的大野,风过处,已是百花盛开。这“此世和彼世的一切王国中的第一个”,对于一切从事艺术劳动的人不也是“第一个”吗?我们从罗丹题为“思想者”的雕塑的每一个细微处,从雕像那沉浸在自我内心的姿态里,从他的手臂以及整个躯体的沉睡中,看到了思想深渊的伟大和魅力:它照亮了人体的每一滴血液、每一条筋脉、每一根毛发和每一寸皮肤。对于不遑回到内心世界的人来说,这雕像是不可思议的;而对于真正的思想者——无论他处于什么时代、什么国度,持什么政见,它都那样亲切,仿佛是从大地的黑土中成长起来的大树,如此根深叶茂,如此饱经

风雨,如此满是记忆又满是遗忘。

莫扎特以自己未完成的《安魂曲》,给自己和一切死者的亡灵送去无限的安慰,“使死亡升华到了一个比生存更高的境界”。这组乐曲,“是超脱了空间的限制而与我们同在的一种东西。它没有须臾的始终,除非我们说它随着那个羸弱的婴儿在萨尔茨堡的第一声啼哭而诞生,伴着那个疲惫的音乐家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声长叹而结束。即便如此,它也绝不只局限于三十五年短暂的时光。它上溯到生活体验的起源,下至触及现实问题的本质”[玛西娅·达文波特,《莫扎特》,339—340页]。《安魂曲》是莫扎特一生哲学和思索的集大成之作。年纪轻轻但已历经百折千锤的艺术家,“已经进入了那种超脱于生死之上、于生存中思虑死的含义的奇异境界”。在他的哲学里,生与死并不以鸿沟来划分,也不是一步之隔的近邻,而是一体,浑然无别,不过像一条铺展开的道路:死只是在夕阳灿丽的远处转了一个弯;美妙的生,就通向美妙的死;纯洁的灵魂,必然在纯洁的死之幔帷里安息。因为曾好好地生活,死亡竟然是这般可爱,这般温馨,这般娇美秀丽,竟洒满了生的阳光。

什么是艺术的深刻?什么是艺术家的深度和力度?什么使华美或素朴的无意义的事物,破土生长为“逼真”的艺术品?贝多芬、罗丹和莫扎特,不是以他们的作品和话语告诉我们了吗?

艺术家的“灵魂里实在有一种使他几乎浩荡到无名的沉毅,一种超逸的仁慈,一种属于大自然的大沉毅、大仁慈——大自然,我们知道,是赤手空拳去悠闲地严肃地跋涉那到丰稔的长途的”[里尔克,《罗丹论》,6页]。他是人类万古不毁的实体,如同汪洋,如同大陆。内在的充实和洗练,推动他不得不去寻找艺术路途,使他不得不期求创造和表